

集部

忠肅集卷七

宋 劉摯 撰

奏議

劾程昉開漳河

臣伏見内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于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凡九萬夫所用物料本不豫備需索倉猝迫于非時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除轉運司供應稈草梢椿

之外又有差官採漳堤榆柳及監牧司地内柳株共十餘萬皆是遂州自管津搬河北難得薪柴村農惟以麥藕等燒用而昉等妄奏民間已料一萬餘工差本司土兵散就州縣民田内自行收刈所役人夫莫非虐用往往逼使夜役蹂踐田苗發掘墳墓踐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傳至京師而昉等妄奏民間樂于工役無不悦喜民夫既散役兵尚衆本路廂軍劃刷都盡諸處不闕事而昉等奏陳不已驅迫州縣凌侮官吏

仍乞于洺州調起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功擾攘至于如此本路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非而上下以目臣不知昉之為是役其利安在或聞欲泄邢州大名等處積水令使此水如昉之意通行而北緣下流狹無所容受不免泛溢乃是移此就彼易地為患今來朝廷既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如聞昉為現罷役忿恚偃蹇有休退之請朝旨又令總領淤田司事臣謹按程昉李宜之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實聞于朝貪功

倖進擾民殘物前後奏報事皆欺罔而昉又敢邀君肆慢在于典憲可誅無赦若尚令昉以都水丞領事河工伏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伏乞明布罪狀重行貶竄以慰一方殘敝之民使天下皆知此役之害非朝廷意且以戒儌倖希賞罔上賊民之人謹具彈劾以聞

劾河北漕臣論河事反覆

臣竊以天下至廣非朝廷視聽之所能及故分建監司以寄耳目凡一方利害休戚惟監司之言是聽也使監

司皆忠慎不欺則其言可信一有誕謾輕易邀功徇私之論則朝廷將受其罔而下將有受其禍者矣伏見河北轉運司昨者妄建河議欲為迎陽故道之役以奪大吳新河之勢乞許一面經畫謂如此則新河下流數十州縣盡免水患敘述果敢其言藹如也及聞朝廷遣使按視而本司遽復變而為孫村之說欲便施工今春可畢既而使者到部情見理得于是李南公范子奇翻然又盡以前所議為非其略曰故道隄岸盡已折去靈平

頹岸深占河身上下扼束必為大患又曰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順兩處囘河事節委實不便臣按南公等正月十八日狀稱今來躬親相視乃是前此累作奏請之時都未嘗親至河上而遽以非常之利害不貲之勞費輒爾上聞欲以儌倖有成設使萬一朝廷以監司之言為可信而過聽其計豈不悞大事歟夫臣子之分建策進說苟其志在陳獻利便則後遂有當否固無足深咎者然如南公等身任職司其言為朝廷所信今日

河事又在所部咫尺之近固宜攷見底裏然後為言而乃慣習欺罔妄圖功利及見朝廷選遣近臣知其必究事實自以前議鹵莽恐得罪咎故不侍使者同行閱視之畢本司已自奏陳公然反覆輕侮君父轉大議是非如反掌視一方安危如兒戲夫事上之道惟恭與誠故書不足信故人有憂其譴死上書不實較律明坐以大罪南公等前之言乃出于輕發妄作非恭慎也後之奏乃欲以姦計求免非忠實也不有顯絀何以申明典憲

少戒欺謾反覆姦偽之人伏望指揮正南公等罪狀特
賜竄謫庶協羣議謹具彈劾以聞伏候敕旨

貼黄

自頃歲以來天下官吏習為姦欺以圖功賞如淤田
水利濬川廻河及邊鄙之事皆罔上希進雖試之無
效虛為勞費殘民害物然終不曾坐罪故南公等尚
習故態無所忌憚欲起不可為之大役于瘡痍之地
而復自為反覆侮玩朝廷不可以不正其罪庶幾有

所懲也

劾趙子幾

臣伏見五月中有開封府東明縣人戶就宰臣私第或隨馬披告助法不便并升起戶等詣御史臺陳訴臣尋曾具狀及上殿劄子奏陳利害陛下令府界提點司體量升降等第因依令竊見趙子幾別舉發到知縣賈蕃在任日代借官錢與手力因同天節沽市村酒創置部夫席屋等事朝廷以其將下本司取勘者臣竊以為過

矣朝廷變更役法意欲均民民苟以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者且畿内人户幸以居近輦轂故可以自陳以近推遠以一求萬則天下之情可知也然四方之人限在遐遠上雖有州縣而安敢言之又有監司提舉司之隔閡其欲赴愬勢固難矣今又因畿民有訴而桿刻之人反怒縣官意謂不能禁遏故攟摭他事期寘于法不意朝廷不辨付之施行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以謂欲鉗天下之口而職在生民者必皆視畨以為戒

爭務拘民而禁其言然則天下休戚陛下無時而知矣

臣伏見編敕節文按察之司所部官屬有犯不得于官屬離任後始行發摘雖實不復受理若犯贓私雖離任有人論告或因事彰露即依法施行亏子幾之體量于其縣也審已得替離任矣子幾初求其事于僚佐又誘而鉤之于吏史借令蓄有贓私耶則亦不得謂之論告與因事明矣法之所不當理而子幾肆志敢為者子幾亏以諂偽怙寵用事務在力行司農新政而不復顧陛

下之法與陛下之民但驅使就令冀自以收功恐因民不服撓動其事是故作威以警衆違法以按吏欲使畿內他邑與天下官吏畏罪避禍閉遏其人民使不得有言以聞于朝廷爾如蕃以司農牓內椿定人戶數目使出助錢遂將縣籍下等次第升起者凡一千戶以就足牓內之數此其爲罪固不赦是以前日聖旨指揮令體量此事臣願陛下治蕃此罪而已自餘替後所按乞依條不問蓋借蕃今日所以解四方人情之疑使知陛下

不禁民言之意臣所以區區論之冀少補治體非為蕃計也如子幾領按察之任已久當平日不聞舉摘蕃事乃令挾情違戾敕禁原心攷察可見險薄伏請付吏施行

劾范峋免應奉山陵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節文據戶部狀為府界提點司合應副山陵用度本司官范峋前後申奏異同奉聖旨令御史根究曲直尋據取會文案看詳並係提點司虛妄

理曲已具狀奏聞去訖臣恭惟山陵興作朝廷之大事中外臣庶莫不願竭心畢力以效萬一況今靈駕經歴七頓皆岣所部正其職事而本司明有應奉慈聖光獻山陵故事未遠岣乃輒敢推免妄引治平年賦額領于三司之事以為辭省司數數移問索以舊例匿而不言巧文飾說一出欺誣及情見理屈方稱備員職內不避狂僭乞行管認意以為非已之事由為朝廷承乏云耳偃蹇自肆反覆不情忘先帝拔用不次之恩為不義慢

陛下崇奉大事之令為不忠臣子之分㫾敢如此伏望

詳酌量行黜責以厲在位

劾蔡確不入宿

臣伏見今月六日神宗皇帝靈駕進發准敕前一日五使三省執政官宿于兩省及幕次竊聞宰臣蔡確獨不曾入宿中外莫不疑駭伏以山陵國之大事遷坐發引葬之大節故前夕羣臣宿于内者以陛下是夜躬行祭奠之禮臣子之心同于攀慕不得安寢于其私也下逮

執事奔走之衆誰敢不虔奉期會以共厥事而確位冠百辟身充山陵使正當典領一行職務而乃于是夜獨不赴宿慢廢典禮有不恭之心謹具彈劾以聞伏望聖斷特賜詳酌施行

貼黄

確如曾到禁門遇已鎖閉亦合立具因依奏入别稟處分不當公然便以不入宿爲是

劾論蔡確十罪

臣近具狀乞罷宰臣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員御史以觸邪指佞為職今宰臣姦險有犯公議臣若失職誰敢言者伏見祖宗以來所用相臣攷慎選擇必取天下有德有望之人故內則廟社安外則夷夏畏下則衆庶服其功名事業昭于天下至今稱之未嘗有法獄之吏聚斂之臣詭譎之才陰賊之行天下所嫉而使在相位如確者也臣所以不避再三干冒天聽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違陛下敕命不赴神宗發引內宿為大不恭

其當去一也山陵使回明有歷代及國朝故事而略不引罷廢禮貪位其當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人之所助而大皇太后之徳也確輒自稱定策貪天之功其當去者三也在中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遷門下陰使言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蹇周輔承勘兩次皆減裂平治其事故今日周輔父子有罪言路累有彈奏而力主之不罷其職任屈公法報私恩其當去者五也執政臣僚已經覃恩遷轉

無故又進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謾聖聽不顧廉恥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一合一離欲以銷磨同列牽制善政中外皆知其術其當去者七也自去年十月至今並無雨雪驕陽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實由確姦邪所名況位居上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寧元豐間鍛鍊冤獄排逐善良引薦姧偽變更祖宗政令以誅求民財確在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令未便何嘗聞

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用及至今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于人曰在當時豈敢言也此確之意欲于今日固其名位故反將歸曲先帝是可謂大不忠矣朝廷以高爵重禄尊養輔臣欲何用哉豈有可言而不言也假如言之而不聽當以死繼之假如畏懼而不敢言則當辭事而去乃臣子之常分也當時詭隨及時移事改方為自全之計可謂賣過歸咎是可謂大不忠矣于先帝不忠則安肯盡忠于陛下也哉此其罪惡尤

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隨行屬官故事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高遵惠張璡韓宗文乞從優恩上欲以悅聖意旁欲以餌同列賴陛下至聖至公照其狡計而議遂不行中外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之邪正不難知也此一事尤喧物論而罪尤大者其當去者十也確之罪惡如此羣議沸騰臣愚區區之言略已自竭而聖度包容一切不以為意在聖慈不失恩于確則可也其如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禍

福人情之去就在確之罷不罷爾則所繫豈不大也今忠臣義士當盛明之時人人皆願自效而確猶在位誰敢明目張膽盡心于朝廷哉正人不得立則陛下之善政不得行天下之敝法不得改今大旱累月燥風慘日自冬入春宿麥已槁疾疫將作內外之情驚惶不安皆由大姧在朝廷天示譴告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為念早發聖斷罷確職任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召和氣以慰公議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

再劾蔡確

臣聞周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言人臣之義有善則稱其君雖謀出于己亦必曰吾君之德者上下相成忠厚之至也伏見宰臣蔡確辭位求退其所上表無引咎之意有論功之言自陛下臨御以來美政盛事民所歌頌者確皆鋪列條敘以為己功中外傳之靡不怪笑夫收拔耆舊之臣置諸左右乃陛下至明獨見以天

下公望用之而確乃以為已之所引罷去有司漁利剥下苛細之法而黜逐汙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蘇疲民而確又以為已之所請至于申戒邊埸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完先朝之政包同異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于陛下聖謨睿慮實新政之甚善者而確乃一切任之掠為已事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謂此數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已請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已請而行之其于輕慢君父欺罔臣庶違道

干譽至于如此凡確之所引數事者確果曾有所建請予蓋不可知也確在言路爲執政前後已久不言之于先朝而言之于今日此何意也果有建請固大臣職爾如君陳之歸美于上可也而叙于求退之表又何意也夫不言之于先帝此不忠之罪也言之于今日此取容之計也叙之于表謂我有功則是陽爲求去實欲陛下疑以爲功而留之因欲求免于公議此持上罔下之謀也古之人進言于上退則削其藁不欲使人知善之出

于己所以推遠權焰避掠美千名之譏不如此則何足以為大臣乎確無禮不恭朋邪懐貳無廉恥之節昧進退之義又自去冬大旱至今確為上相身任其責其罪惡之著無補朝廷今既逼于公論不得已而求去正當痛自咎責蹴踖傴僂為懇切必退之詞乃大臣去就之體今確誇功揚己露行行不平之氣為臣如此不謂之大姦大邪則可乎伏望以確表并臣此章付之三省議確之惡重之竄逐以正典憲使天下為人臣者知事上

之道

劾章惇

臣竊以傳曰有德進則朝廷尊又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衆也伏見知樞密院事章惇資性佻薄素無行檢廟堂議政無大臣之體專以驕强輕肆作俳諧之語以凌侮同列夸示左右其語播于都下散及四遠傳以爲笑比來聖旨增捐政令之未完善者惇則必出異意沮持其事方宋用臣驕橫不法惇在

政府與之厚善納其所遺酒醪雖更恩宥臣以為大臣不廉犯大義之責不當如小臣論赦令前後也謹按惇夤緣遭遇幸得備位近輔不深惟朝廷高爵厚禄稍自矜重以忠義圖報而凌轢諧戲不可謂德閉善害政不可謂仁而交非其人又從而以貨取之可謂無廉隅矣可謂播其惡于衆矣方且揚揚高位人皆指而議之殆非所以尊朝廷厲羣下也伏請聖斷罷惇政事以允公論

劾賈昌衡

臣伏見勑令差兩浙轉運副使賈昌衡權三司戶部副使臣竊以昨者杭州守臣不公相繼犯紀犯法昌衡以轉運使至養二州之惡不能按舉朝廷削其一官降以為副使以示懲責迺寅緣發運使以均輸留之于今未及一年遽此召用中外有疑若以資任則奪官隆差遣日月未久若以均輸為有功則昨者漕入都下之物如糯米等至今滞積出易不行若以選擢人才不以次序

則奉使弛職理財失計如昌衡才葢可知矣所有今降差命伏請依昌衡所乞特行寢罷

劾沈希顔非法聚斂

臣伏見京西轉運副使沈希顔昨于本路妄有興作非法聚斂已蒙聖旨委官究實事皆有狀未聞施行謹按希顔起于常調委以使指前日以不虔君命坐廢未幾先帝記擢復其職任不深惟補報大義乃欲專以刹事國違法欺罔誅求瑣屑無所不至冒昧祈進老饕無恥

孤負任使所宜放黜以戒他路臣竊慮朝廷尚以所按

事狀下吏勘劾虛為煩擾伏乞即賜指揮

貼黄

希顔于本路為榷鹽之術徒變舊法而食鹽之人與

商賈皆被其害于公家殊無所利至于果蔬日用之

物例增征算雖屠販之事皆不屑為之中外具知伏

乞速賜施行

劾吕惠卿

臣竊以國家之患莫大于發政行令而無人敢違人臣之罪莫大於邀功罔上而為國生事記曰不從令者死于律擅興千人者誅葢自古失御臣之道使其凌上召亂而後患有不勝言者多必由此然則法令不可不嚴而主上不可不察也臣伏覩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極赦書節文應緣邊州郡仰長吏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户不得侵擾外界靜守疆埸勿令騷擾命令既下邊境之上風塵頓息蕃夷之情感服内面當此之時

知太原府呂惠卿輒于四月中旬被受赦勅之後連遣部將折克行訾虎相次數萬人入西界討蕩蕩所得首級皆退淺邊老弱虗夸以為功而官軍人騎死傷甚衆末幾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塞疆臣戰没士卒陷亡臣以為勞師動衆奏功不實以至䝉怨于夏猶皆未足論也而其公違詔敕擅出師徒實無人臣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臣謹按惠卿遭遇暴起初不以道幸嘗備位執政不深惟大義報國乃欲造非常之功圖再進用且邊

陛本自無事又陛下新即位銜恤慎始故上循祖宗以來踐阼故事加惠邊鄙禁相侵擾丁寧戒諭所以體息軍民慰安夷夏詔號宣布明若日月可謂至恩盛德人情孰不欣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與國家同休戚將順至意以鎮方面乃敢用貪功倖進之志為此亂階夫違棄制詔虧臣子之道其罪一也當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神宗遺詔未逾月而忘哀疚之情覬倖功賞為大不忠其罪三也致新天子

命令失信于四夷其罪四也開外域之隙至今警備未得安靖其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為奸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臣恐防微杜漸朝廷不當涵養而不慮也昔漢之王恢欲徼一時之倖于匈奴故建馬邑之役孝武許之是恢奉詔以從事也然終以謀出于恢故下恢吏不赦使自殺馮奉世使外域以便宜擊莎車立功萬里終以擅命不侯葢古之御人愼兵法義如此若惠卿則非如恢之請命也又非如奉世之止于擅命也被

新詔後敕禁約甚用而廢格不顧是叛命者也方陛下嗣政之始以威福恩義懷寧天下之時而第一命令為强悍之臣叛違而不從若朝廷無所誅詰上下不敢誰何臣知陛下異日有大政號將不足以令天下而信四夷奸臣之逆命心輕國憲者將接迹而動矣臣位中執法職在糾治奸慝伏請以臣章付外議正惠卿罪狀攷古之義依律處分以申大公之法為奸確之戒謹具彈劾以聞伏候敕旨

勑韓縝

竊以聖人于天下有一物不安其性命之分則盡然傷之以謂己使然也一物失所猶引以自任況夫民命之重哉是故先之以仁後之以政彼其有罪而入吾法猶哀矜惻怛不得已而刑之夫以人君之勢其重愛天下猶若此況人臣分憂共治而敢有專殺者哉祖宗仁愛萬方官吏之入人罪者皆法而故入者特深焉夫意雖有故然猶假文法以致之也而已為祖宗之所不容又

況專殺無辜者哉臣謹按前知秦州韓縝因飲宴至中夜而罷指揮使傅勍持燭侍縝入于門縝見之怒明日杖勍背一百三日而死其家持血衣以訴于朝廷始者下本路按劾而縝輒自有論述然其大要雖過為詞說亦不能文殺人之罪其後但聞朝廷數數有體量之旨至于今數月矣臣竊以縝之與勍雖貴賤有間要之分職共事陛下之臣也勍有罪耶則有陛下之法在當寘有司閱實而斃之今乃肆一時怒忿忽捽首鞭背非理踰

法杖至一百而死之方太平之世內外莫不畏法令踰繩檢而縝以帥守快私恣恚蔑侮典憲暴殺官吏意輕朝廷不識朝廷尚何所疑而體量委曲如此徐徐耶議者以縝家世其親戚交游多在勢貴根株表裏誰不為力使孤子單平無援助者敢殺一無罪必不優游遲久至於如此將使延及明堂之宥也臣又聞王韶之來頗聲縝冤韶非以邊地欺朝廷坐降一官而縝乃保蔽以實其事故韶極力游說以惑朝廷姧利相市意在報縝

若朝廷萬有一信則恐死冤不伸國法不正非陛下爲人父母之意況鎮所至暴疾肆爲不法殘人害物前後非一今邊隅未靖不重鎮責不伸憝枉恐無以感士心而得其死力伏望速賜施行

劾黄隱

臣伏以國之教化出于學校學之廢興蓋由師長故聖人既建庠序必立之官茍非博通經術而有徳行者則不能使學士誠服而心悦之祖宗以來莫不慎其選任

而仁宗慶歷中最號得人如胡瑗孫復石介實為之首育材之效後世有攷焉神宗崇儒重道大建學制訓發經典以幸多士恩施甚厚今在學學者衆多與古爭盛而師儒之位豈可以非其人伏見國子司業黄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于學之政令惟攷校課試遷補職掌最繫勸奬不可不公而隱違法徇私事皆有狀以致大喧物論多于生員試卷之末出立詞說牓以示衆變棄義理疑惑學者陰附權要奬進浮薄故使學衆

不伏怨猜洶洶至有謄為嘲謗之詞又議者謂近時學官之肆為私枉無若隱之甚者按隱本無術業使在此官非其所長恐不足以表率士類奉宣教法無以稱陛下首善造士之意伏請罷隱職任除一外官以安學者取進止

貼黄

故相王安石經訓經旨視諸家議説得先儒之意亦多故先帝以其書立之于學以啓廸多士而安石晚

年溺于字說說典是以近制禁學者毋習此二者而己至其所頒經義葢與先儒之說並行而兼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乖謬為衆詆斥遂爾迎合附會思欲盡廢安石之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隱輒排斥其說此學者所以疑惑而怨之深也夫安石相業雖有間然至于經術學誼有天下公論在豈隱之所能知也朝廷既立其書又禁學者之習此何理哉伏望速賜罷隱以允清議以一風俗

乞不候結案行遣吳居厚

臣伏見前京東轉運使吳居厚吕孝廉昨于本路科歛掊刻違法害民朝廷罷逐其職任按正其事及今半年尚未結絕風聞勘司方于本路州縣遍行取索居厚等到任以來逐件縁事在累年案牘及事情不一檢討齎送重為煩擾謹按居厚孝廉奉使無狀不為陛下愛惜百姓專以朘削為事剥下罔上意在徼倖市進民不堪命愁怨以目自聖明照知二人去任一方始有更生之

意其罪惡亦已暴著四方莫不知戾令覆治節次方爲

此徐徐使外疑惑誠恐所司有所顧望欲乞速賜指揮

不須更候完結徒爲追擾擄已體量到罪狀重行竄黜

以明典憲以謝疲氓以戒曉諸路使知二人不法聚斂

非朝廷本意

乞罷蹇周輔及其子序辰

伏見刑部侍郎蹇周輔及其子員外郎序辰昨日以鹽

事奉使江西湖南而相繼創增賣額州縣畏懼承奉皆

出配抑使人陷罪破産數路愁怨朝廷已遣使按正其事今聞周輔無所忌憚復自論列以飾非文過而父子方雍容侍從出入朝省此豈待罪者之所宜衆人莫不指議臣誠恐周輔等懷患失之意或致别為經營以圖倖免有失公議伏請罷周輔序辰現任職事各令補外

詳察治到事狀别聽旨

議

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賈逵謚武恪謚

賈逵少以氣略雄毅聞及服事邊圉周旋兵間料敵致命嘗為士卒先故所至數有功皇祐中智高擾南鄙狄青表逵從行歸仁之戰青命于軍曰有輒動者斬及前將孫節覆于賊逵度賊必將乘勝薄我而視地形有便利可據者即不待令引所部疾趨之甫成列賊果至因得乘高鼓譟大呼馳擊逐之遂潰其衆夷衆以遁方此之時非逵應機達變不以全軀保私為計則勝負殆未可決也至于築堡河外以居蕃戶使免西人之所驅掠

置軍壁于鄜延以蔽二城杜絶冦兵臨瞰之患在秦州
及并代多提輕兵游察境上地雖險絶人空至者亦必
深造之或名羌族與之較射藝執其酋領使還所掠得
邊民數千人釋而歸之以故戎人懾服疆埸以安大抵
其所施為出于忠義果敢奮決雖有浮言流議一不以
自卹其周衛王室典治禁旅嚴而不苛寬而不弛使軍
士懷上而畏已之持法出入二十年無纎毫過失寵禄
倚任克有始終夫謚者所以公善惡之實也按逵之居

邊也遇事輒奮果于有爲時或脫棄拘攣務以建立事功至在近衛則恂恂謹密舉蹈繩檢外内異迹若非一人所為者蓋亦可謂之勝任矣謚之灋有奮其威勇曰武謹居官次曰恪節惠攷行伏請謚武恪

張康節謚議

公德厚而政易簡業隆而心恭慎不遺于惠下不亢于履高夫惟簡也所以為不遺慎也所以為不亢公之治郡若縣凡十有一寬而信敏而靖與民之所同欲而去

民之所同害所至有政民愛之若父母容州績用尤大較著遭歲凶饉哺活流餓二十餘萬在朝廷侃侃正色具所建明多國之大事如誠罷倖擊姦權中誣罔者其危言正論今落落具在也仁宗未嗣立公力啟自為御史丞雜以及大位蓋三請之卒至天子感悟定策受遺遂預有功焉凡皆志立而後發慮定而後蹈以忠報為守不卹身利害故多得其言至于周旋二府不為埶熖門無苞苴客無私謁不以富貴異廉儉之舊不以寵利

嬰清方之介脫榮名享眉壽其于成物行已終始出處可以為無愧者矣諡瀶安樂撫民曰康能固所守曰節以公之行合之瀶而參之公議于是為稱請諡曰康節

忠肅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肅集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李普

忠肅集卷八

宋 劉摯 撰

啓

謝免省啓

比并課藝幸據上游今日程文復叨優等爰充名于桂籍行待問于楓庭得非所宜愧不能稱竊以先王育材于學本以取人君子修善于身固將從政惟所用出于

所教故能言必其能行詩書所稱豈有異志公卿之選悉由此途凡其一時出長入治之庶官固莫非六卿時書季攷之多士待以積久取之盡公斯民所以直道而行在昔稱為至治之極降及後世溺于末流以六藝為繁文謂上庠非急務太常受業徒誅平日之空言列郡應書盡出臨時之私意上之所求幾于無用下之所學亦非可行不知操縵之為安烏有畫餅之可食曠矣千載循乎一塗此衰世之軌所以相尋而聖人之道未知

能復恭惟國家承百年之積獘恢列聖之大猷泛觀古今洞見根本謂両漢而下所以失由觀人以一日之長而三代之治所由興葢入學者中年之攷𨓜闢黌舍以來俊英增弟子之千員頒新書之萬卷春誦夏絃而經以師授月書季攷而士由舍升既攷之于尋常復試之于倉猝且環橋者億萬不已多乎及揚觶之再三僅有存者故自元豐之肇造迄乎紹聖之纉承雖有求者累年于茲而所得者數人而已宜獲異材之間出以彰新

法之大成如某者智不違時學方為己徒以雙親孝養未忘干祿之心三舍序升式重興賢之禮俛首百試旅身七年幾成上攷之功猶屬中變之法頃造公選再程斐文言實工于前時名亦玷于異等知其非倖許以從新方虞再鼓而衰甘為啟後不謂適矢復沓優入彀中退憗毀屯之無功進喜望雲之有日蹟其所自敢不知歸玆蓋伏遇某官頃膺明命兩董學宮幸升夫子之堂獲就諸生之列參乎未達方求一道之歸偃也何如或

許片言之是待以殊等出于衆人雖華塗寖進于台司而雅意不忘于璧水龍門益峻猶許再登駑馬方疲幸叨一顧縶餘光之下庇使朽質以生榮故于選掄誤備収録力探聖賢之閫域誓窮師友之淵源

謝薦啓二首

過賜寵嘉特形外舉自反而視内媿以兢惟本朝任官之公得君子舉類之法然取之頗泛濫而不審故進者亦坌至而叢來銓選困于平衡眞僞揉于一律今之議

論舉悉才能之不多攷其源流豈非法制之甚弊是故近歲之講計增損舊令而改為內之貴仕凡文武之人悉止其歲貢外之使者與守相之薦均救其常員向舉以親民者且俾之從軍近所謂監郡者皆不得應令雖未足大清乎多士亦庶幾少制其末流顧進退之尤艱亦知人之豈易伏況刺數千里之部察十二州之官人人飭修家家廉茂就而求者當以褒然某昏愚之人孫子以仕講學不足以溯道德之畛為文不足以望述作

之藩曩常有志于斯民今已無異于羣衆日思捉刻以自去慮煩汰礫之不容伏遇某官以經術謨明嘗盡心于御史以忠恕簡重今握節于外臺如陵善養而材無不包下車未幾而聽有所過喜為李君御悵龍門之未登請從郭隗先雖馬骨而猶市是為不德之德應干無求之求敢不迪忠清之大方安性命之常分窮不失義進無尸官庶期終身無辱高誼

向者誤采孱愚特形慰薦惕然自視愧以無容某支離

之人孤子以仕學問不足以立己才智不足以合人比遭休明嘗備任使器非大受進曷補于涓埃恩勸後來退猶逃于鈇質省非無益竊食更優會諸公之有容垂三歲以自庇深惟過倖常已厚顏敢謂某官以清通簡重之政而綏安一方以公明樂易之德而鎮慰羣下乃兹不肖上辱一言舉不使知仰古風之猶在恩無所謝愧士禮之已隳敢不云云

謝館職啓

禁林課試辱奏等之不遺冊府備員荷詔恩之均備名浮其實寵至為憂竊惟古今建邦率以經籍求治蓋君臣父子之大本而禮樂教化之所興故建府以寶藏且命官而典正漢之石渠天禄别夫中經唐之麗正崇文校夫四部國家之盛宗祖以來大闢儒館而聚蒐藝文樂養人材而增置員品上繇耆直下底校讐小言之則訂正國籍文字之異同大言之則預聞朝廷政事之論議雖清流之可貴亦任責之豈輕故國之用人非以榮

之而將以致其實士而居職非以慕之而求以稱其官某也寒生出于下國讀書溥聞乎大道修辭有媿于古人性愚不能以頡頏材櫻不可以鐫刻出慕斗粟葢有為貧其猶雙鳧曽無所補兩河試邑北楚從軍顧常懷功名之心頗亦究義命之說踽踽自守無意于含龜悵悵何從僅同夫即鹿恭惟治平之特詔並命四輔之大臣俾類求于能儒將器養于文館顧惟一介之在遠乃辱諸公之為言神聖嗣天都俞繼志所舉二十人者無

一遐遺不越四三年間以次召進惟時江湖之賤起領

鸞鴻之游鼇禁景長玉堂春晚地近清切方塵觀之坐

驚事非故常忽天題之拜賜求之以農桑為政之論策

之以治亂歷代之原劉蕡忠嘉雖不避誅夷于斧鉞仲

舒淺陋而不能别白于文章僅足成言曷副垂聽聞一

知十良謝于該通書等入三誤膺于題品奏篇待罪晝

可湛恩幾汰礫之不容偶續貂之有取深惟孫進何補

斯文雖俗吏服勞一紀始書于六攷然選人入館本朝

不過于數公足爲幸縈良有前地斯葢某官登翊聖治黼求俊心高誼有加士以爲權鑑一言所掖國以爲蓍龜如薦清廟而雜用庶羞如成大裘而畢収衆腋致茲孱細曲冐寵靈敢不廸忠清之大方安性命之常分退不失義進無尸官仰酬覆燾之私次荅陶鈞之施

謝文太師張宫保韓大資范相公啓

拳備制書延登宰席循牆以避雖極于深辭反汗爲難終成于虛授此葢某官至仁成物盛德憲朝服膺善人

之心能舉其類推轂天下之士先為之容常自愛其弗忘俾馴致于此地據非所稱凜不自安師仰高風庶立懦夫之志瞻馳材館莫陪下客之游徒感愧之在誠欲名言而莫得

謝轉官啓

祗應寵命積愧恩榮伏念某諸生陋儒四海孤進學徒知于適道才不足以趨時試邑冀方曾微善狀從軍楚北益乏能名漫浪逾夫十年日月累夫六攷仰緊造化

獲保寒微比投銓攷之書以就叙遷之課中緣詔試擢預俊遊書林未久乎對讎吏部為言其功状特蠲常制就錫寵名佐述史于蘭臺仍校經于儒觀皆所謂文章之選夫豈宜疎野之人此葢某官弼成治猷敷引士類繩墨一正材各入于輪轅雨露所施物不遺于蕭艾致兹愚品冒進官聨敢不益修厥身仰奉高誼

滑州到任謝政府啓

比承詔札猥賜守符驅馬過家懐章入部以才能之素

薄當責任之匪輕惟感與憂俾夜繼日伏念某降才不腆賦命多奇每遭選掄秪速罪戾免官歸里滿歳奉朝豈謂聖主推曲瑕之仁諸公篤念舊之義屬補郡之多故使假守以備員當殘廢不完之餘況事工方造之始大非守拙所克堪承此葢某官因能任才為國造士不遺一介之賤兼聽百官之成儒者遲緩養名願以為戒古人造次集事敢不自强庶酬已知且避官謗

辭免右丞上政府啓

非常之恩内省而懼竊以廟堂之任世所具瞻丞轄之官令為執政擢寘此位詎容匪才某學不高明識惟淺闇幸遭盛治稍玷近班雖殫千慮之愚無有萬分之補日虞汰斥敢意超踰名忽假人驚如墜谷方嗣聖之求助適諸公之在朝聚精會神同德協志固已副仰成而治矣奚取于不肖而參之屢貢懇辭未聞可報伏遇某官朝家之柱石國論之蓍龜願借一言仰達天高之聽庶回誤寵使逃器滿之傾

除右丞謝政府啓

比者誤被制檢進丞中臺名器假人循牆而莫避負乘致寇反己以為憂矧惟省轄之官實預政機之論用人當否繫國重輕而某所禀尋常逢辰教育悵古人之不作慕直道之可行漫歷歲年何裨任使執法憲府愧繩愆糾繆之風侍經帝闈無引古諷今之益方期汰斥乃此超踰斯蓋伏遇某官謀謨信于朝廷德義明于天下蚤嘗借論樂于成人顧駑馬而一言以倍其價器蟠木

于萬乘先為之容遂致孱愚叨塵光寵愧感之厚豈易布宣

除左丞答謝外路啓

蒙被恩書進遷位序辭不獲命方深非據之憂德在成人特枉相先之慶內惟涼瑣仰識謙隆媿荷之懷敷陳莫罄

除中書侍郎答謝外路啓

左綱承乏之方俟于黜幽右省躋榮復叨于遷次惕以自

視愧無所容此葢某官有德以成于人引重而爲之地致茲懦品玷冒寵光方具私書遽詒崇問感慙不敏紬繹莫窮

除門下侍郎答謝外路啓

發政西省無補于毫分出令東臺復遷于位叙辭不獲命榮以爲憂此葢某官引類惟公成人以德務匿瑕而借論常推轂以爲容致此衰孱益叨進寵方裁誠以通悃蒙貽問之見先愧懼之深敷叙難罄

除尚書右僕射回謝外路啓

奉膺制命延眞宰司恭極循牆雖自量而懇避令難反汗終虛授而冒居愧不遑安凜無所措此葢某官至誠與善盛德成人左右以容器輪囷于有用吹揚維力致糠粃之居前上何以塞厚恩重責之所加下無以慰多士大夫之所望深惟兢愧啓處不遑

鄆州到任謝政府啓

祇膺中詔許錫左符寬尸素之大呵釋顛危之重負閑

職禁殿相居便藩喬木故存未覺去家之久先楸所在更諧上塜之私獲此叨榮過于自擇實二聖矜憐而善貸亦諸公輔道而曲成遵職之初撫心增感重念疎愚之跡方依陶冶之私屬歲序之沍寒望門闌而日遠仰祈保衛少副顒言

答文太師乞政啓

薦上囊封懇還公紱方審眷之增厚宜中懷之莫伸雅詔弗俞羣言允協某官文武具德廟朝宗工風烈瞻乎

華夷勲勞光于旂鼎方雍容師席以鎮天下之望而道遥逹觀以慕聖人之清盍唐室尊賢裴令常爲之輕重姬王貴老周公不去于朝廷顧迴遺榮知止之心少副尚齒尊賢之願敢期謙德過賜函書徒敬服于高風念難施于末議感慙之臆敷叙莫窮

上歐陽觀文啓

一間門墉屢環歲筦泰階輔政徒望于昭回大鈞運和陰煩于造化未甞輙通于悃欵盍虞自犯于僭踰恭審

被命制函均勞方國仰旌車之甫含宅福祉以日番某
官學茹古今才張幽渺當今名世孟氏自推于天以道
覺民伊尹素為之任泰紫閣步虹蜺飛光先諸老以告
猷倡斯文而還古憂勤許國之志慷慨得君之忠公府
勲勞歌咏于四海賢人事業效見于三朝注意方安露
章懇謝秩文昌之正位職祕殿之隆名偃息南邦行奉
袞衣之賜歸來東土永諧霖雨之求某賦職遐方膽風
前屏春餘氣潤淮服地清吏冀云云

賀富丞相啓

奉被制書冠居台席聖志先定發于大明天下傾心仰夫舊德休命所及歡誦舉同某官國家宗工文武元老賛襄而陳九德皐陶風惠于帝謨以道而覺斯民伊尹素為之已任望鎮四裔而不敢侮勳載二府而皆可歌緝熙百工康保萬物向偃藩而得謝比均佚以彌年曰谷多故之時爰即來朝之詔袞衣既襲有光東土之歸巖石所瞻尊據上公之宰宗廟增重泰階以平致君堯

舜而賡載予明良如古房杜而無媿乎禮樂旂常有紀
天地無窮某自惟寒微久在陶冶（案此下原本缺）

答北京韓相公乞致政啓

薦上囊封懇還公紱屬眷懷之方厚宜沖志之莫伸雅
詒弗俞公言允協其官出處安乎一德勲勞被于四海
正期袞繡之還亟有軒裳之厭雖心知止足欲退慕聖
人之清而國有典型其孰如天下之老顧回遠人遺榮
之尚以副明主貪賢之勤特辱亟書備形謙德雖高明

之是仰愧末議之何施

賀鄆州李太尉啓

拜恩闕北易地東藩戎旃十乘之容甫聞掦節鈴閣數人之衛已樂輕裘寵簡上心歡符士論緬惟鎮撫之裕休有福祥之歸某官剛厚禀中輝光燭外旂常有紀功懋于姬庭親賢並隆德毗于漢室均佚勞于右輔統連帥于東方清照兼資長城是倚琱戈金鉞方重專征之權淑旂綏章行光入覲之錫某里族單陋材性朴疎惟

是鄉楸之徹賫居台曜之庇眷言天幸獲陶沐于至仁尚以州符阻趨承于前屏更祈上爲廟社下庇兵民

答北京馮太尉啓

賜節東吴偃藩全魏已下車而涓日初開府以臨民溽暑方煩福基增厚具官粹和清敏惇大靖深輔政三階休烈銘于宗廟宣勞四國膏澤下于生民爲時重輕以道出處乃眷北門之鎮曰咨舊德之賢上將用儒威齊壇之尊寵離宫有守付留鑰之謹嚴國倚長城人瞻巖

石佇被繡裳之錫弗容煖席之休方具慶儀首承榮問感仰之素布敘莫窮

答馮太尉免新命啓

薦上囊封懇辭師節方睿懷之所注宜沖尚之莫伸甚官學深天人德備文武出處不渝乎一節勲勞先被于四朝惟皇思賢乃眷圖舊倚以北門之留鑰建以南國之將旌詒號有孚師言已穆顧迴持謙難進之志少副注意分憂之咨乃枉珍函過垂敦諭惟高風之是仰念

輕議之何施感服之心敷叙安究

答北京馮太尉啓

報成美政孚號大廷就更西鎮之旌仍付北宮之鑰上恩恊稱歡議率同其官德在四朝功高羣辟人思袞繡期政路之調元國倚藩垣尚璽書之增秩忽貽榮教具示沖懐顧亟拜于恩輝庶仰符于眷委感仰之素敷叙莫殫

答郭太傅謝宮觀啓

懇上左符榮膺中詔宸宮列將莫若上衛之崇琳觀奉真莫重養賢之地某官學深文武功在廟堂夷夏相聞其高風出處不違乎大義殊庭謁款聊適于曠懷名節走趨佇光于圖舊宜其讓厚特枉緘封感愧之懷叙陳莫悉

賀胡少師啓

懇還公紱得謝帝庭升拜宮師之崇榮尊國老之重清風迪古賢人究出處之歸全德鎮浮天下無始終之議

仰大臣之達觀均四海之載驩其官統槩蹈中靈襟秉
哲誠窮人物之盡學富古今之儲當天聖之開符覽德
輝而薦祉泰紫潤步虹蜺飛光正議鴻詞倡斯文于禁
掖嘉猷亮節運大政于天樞勲烈被于三朝忠勞篤乎
四紀爛焉鄉錦仕孰樂于過家確乎囊封禮弗容于賜
几沖和天爵鎮拂世風固將安車駟馬以遊乎親賓清
泉嘉木以適乎嘯詠逍遥賢者之樂拱揖聖人之清憲
而不煩方典型之所在浩然善養宜壽祉之無窮其材

稟下中世覲幸會昔者先子識寳氣于星津其後諸孤聯榮名于慶閥迨茲勉强以就仕屢辱薦延之大恩賢哉嘆嗟固已倍都人之慶形于歌頌又將酬國士之知

賀王參政啓

奉被詔恩進陪政論大臣重國畀自聖人之明賢者得君慰夫天下之望陶鈞所迨歌誦同辭具官業履大醇輝光外燭非今儒者尋常之學有古君子久大之儲言行弗渝求聖賢而允蹈進退有裕適義命之所安禁中

甫告于嘉猷天子頻嗟夫見晚故進處四輔而非有左右之助度越諸老而不聞先後之言昔之為國者嘗患賢之不同時士欲致主者或嗟才之不見用深惟求治之日復此逢辰之亨明良一時社稷賦福其預聞休命屬在遠方莫遂龍門之登顧為燕廈之賀

問候河陽李資政啓

懇謝繁機均勞近屏贍言旌旆悵遠于風徽畏是簡書阻伸于郊餞傾依之戀紬繹難窮

食浮之久曾何補于涓埃材散而蟠徒陰煩于造化去違台屏淹蕫歲𥶡伏惟平運萬機賛襄九德天相炎歷日擁太和其官誠格天機德符坤厚副二府之注意迪宗工之大猷稱百官而鎮四夷平三階而遂萬姓發忠定策國倚泰山之安熙載亮工民陶元氣之運憂勞逾乎二紀功業被于三朝盟府藏勲方戎皇天之業中書有攷永光巖石之瞻某材非敏明志已衰竭駑馬十駕

上政府啓

知致遠之已難鷦鷯一枝祈庇身之有地

迎中書侍郎啓

祗事西陵言旋北闕適冒風霜之候宜多車馬之勞即遂瞻承預深欣慰

上中書呂侍郎奉安神御啓

恭扈威神往臨原廟謹輿仗侍承之職御風霜僶薄之勞仰冀保頤以符瞻系

問候中書侍郎啓

奉軒后之威容即漢陵之别廟扈從于邁夙夜載勤方冬序之始嚴惟福基之增厚益祈保衛以副瞻馳

賀呂樞密啓

祇膺掄掄進貳幾廷聖賢同時朝野胥慶某官元精毓粹名世應期挺特千載之英危壓四方之儁自結明主雅意本朝鎮靖西州眷倚長城之固經綸北省仰資大計之煩上方纂緒先猷急圖極治顧軍師之重柄繫宗社之大謀權出幾微地居宥密參議乃事誠難其人惟

公勳閥之高為國老成之選注意所在具瞻已歸行傳丙魏之聲即慶韋平之拜

賀宋舍人啓

奉膺詔制榮步掖垣賢能進升遠近欽悅國家號令上應于五星朝廷文章遠同于三代王言至重國論所關奉之以媲夫絲綸施之以示乎威福誓敕軍旅而齊其勇誥命四方而等其功總為贊書其任乃古之内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職重而清地高而近精求文

學之老能達訓詞之深發揮帝謨如開日月之照鼓舞神化以肅雷霆之威惟今得人與古同盛某官言高壇宇道濬淵源研摩六藝之歸慱極九流之要校文冊府克家素重于劉歆視草禁塗繼世雅同于賈至寶聖賢之盛際增臺省之榮光典贍應機宜有五王之冊清修素履早探二酉之醇欽聞寵章曷勝歡誦

答韓左丞免新命啓

伏承詔綍進總臺綱四輔得人多士相慶某官高才應

世一節承家論議有經推丙侯之寬大險阻不撓抱胡
公之中庸亶世德之逢辰偉聖朝之求輔遂膺帝簡入
秉國成顧枉誨音具形沖尚顧亟承于渙渥庶仰俯于
虛懷感頌之深敷宣罔悉
答蘇左丞免新命啓
側承明詔登用舊儒四輔得人多士交慶某官治行高
妙誼藴粹深蚤以繼世兼人之能蔚有先生長者之望
白首一節清明四朝士心所居上簡攸在玉堂典誥極

將明之功幃幄侍經多道義之益肆疇賢譽來秉國成顧枉誨音具形沖尚顧即承于渙澤膚仰副于虛懷

答胡右丞免新命啓

光被誥綸入司臺轄寵章誕布歡議率同某官學足以洞先王之微知足以經當世之務心兩忘于出處節一致乎險夷時然後言天下服其忠諒義形于色朝廷爲之尊嚴果奉眷圖進承幾政士相爲慶民用具瞻惟聖主得賢方側聽諸生之頌而君子難進尚未承三揖之

求特孚誨音具形沖尚願亟膺于渙渥庶上副于虛懷

答王右丞免新命啓

丕承帝簡參秉國均成命式 須輿情交慶某官德業致位方正立朝文爲儒者之宗望出廷臣之右周旋國器揚歷禁途京兆攷功德威夙著文昌典政績用有成果膺綸綍之音入拜丞疑之任至公所屬枚卜已從佇觀久業之施以副具瞻之意豈期沖旨特示巽詞願即拜于寵章庶上符于睿眷其于感服紬繹奚殫

答陳州傅待制啓

拜職延閣請符近藩亦既下車云初開府某官誼蘊閎博德名光華弗渝之誠貫于金石後凋之操見于雪霜以奧學侍經幃以大節專憲席國所倚以立邪正之辨士所賴以識是非之歸凜然清明無所吐茹出處有道佚勞斯均即被安車之還豈容坐席之煖敢期謙眷特枉誨函

答河北都運顧待制啓

陛華延閣杖節北陲涓日之剛下車云始方暑序之熕
鬱惟福基之靖康某官學誼本經文華貫道險夷一致
義無愧于神明出處兩忘節不渝于風雨輟東臺之獻
納付朔部之澄清行以節趨豈容席煖方斯誠懇遠辱
貽書感仰之懷敷敘安究

答永興李待制啓

被寵制書陛華延閣兼提請詔就帥全秦某官學通古
今材適正變名實高于士論術業著于吏師以從官之

嚴畫護諸將以元戎之重外總十連坐収靜勝之功行被
節趨之名下車云始縢翰見詒慶仰之深布宣難悉

答江寧蔡待制到任啟

更賜左符徙臨近屏涓辰受事視履介祥某官望重士
林學優聖域禁塗陟降日告于嘉猷南國蕃宣勤數于
惠政茲惟易地益便均勞恐席煖之未遑以節趨而來
起亶圖謙德遠貺書音慶感之深布叙奚究

忠肅集卷八

忠肅集卷九

宋 劉摯 撰

啓

回鄭學士啓

試可禁庭進明儒館伏惟慶慰某官樂道深造修辭大醇覽皇德之光輝收士科之高妙儒雅政事羽儀朝闈惟蓬萊幽祕之廬蓋賢傑萃升之地尚書給劄獨善於

奏篇廣內校文寵躋於華貫盛兹得士實繫斯文推意不遺嘉音為貺顧馳誠之獨後荷推禮以見先云云

田孫學士啓

賜命帝庭升華册府郵音遠布士列榮觀某官識貫天元才為國器文章純簡雅得聖賢之歸議論深閎能通古今之變洪惟上德崇右道真垂精藝文留意儒館專賞不靳乎金幣遺編具積於邱山嘗謂久於寶藏慮或殘于魚蠹以簡編之脫爛則義理不屬以文字之重複則句

讀可疑務得人而删修將垂世於永久登用豪傑整齊

鈌訛鉛槧功施是非堅定劉歆經術總七略以諭人班

固史才别九流而原道寵遷廣内位正清塗逖聞休命

之行增喜賢才之進

賀鄭内翰啓

拜命黼軒躋榮鼇禁仰聖賢之盛際發中外之歡言其

官性德淵靈文章英發當今名世孟子自信於天以道

覺民伊尹素為之任忱明足以御萬變恬靖可以敦薄

夫氣莊而仁有古大臣之體節安乎義非今進者之心仰聖旦之右文闢玉堂而宅俊職備顧問地親禁嚴陟降夙夜以奉乎清光言語學術以謀乎密命惟時授受繫國重輕亶惟天下之才增大朝廷之任五直一傃方視草於鑾扉泰階六符期亮工於天秩斯文所主於道大光某榷然賤生晚出門下菁莪長育常費阿陵之仁大廈穹隆不無燕雀之賀坐縻吏狀跡遠台廷

答計内翰啓

被恩宸檢入直禁林朝盛得賢士相爲慶其官誼藴道博文章秀醇出處有古人之風勤勞得多士之譽簪筆持槖豈惟求論思夙夜之功論道經邦遂將副左右弼諧之託無緣慶謁特辱誨函感頌之私斂敘難罄

田趙内翰啓

榮趨使節召直禁林進德則朝廷尊大孚於士議承家以儒學顯尤重於世官具官文章秀醇誼藴浩博立朝方格得多士之望以道出處有古人之風潤色論思豈

獨求語言之妙弼諧左右遂將胥公輔之圖柱飛益以見臨辱緘牋而申既罷綏無似感佩難名

賀崔直講啓

已奉恩書入趨召命得人之盛有光朝廷逢辰之亨下勸士類其官敏識好古純履蹈中學誼造夫經綸文章厎乎述作綽然廣譽之弗願而有大臣之為言幕府賓筵階榮於賢路廣文師席傳暢乎道真出處是宜名寵相得不遺遐外見枉緘縢佩風誼之相先極懦秉而增

愧

上揚州王密諫啓

近赴山城獲趨藩府籍龍門出入之舊拜台矐熒煌之文未遺疎愚見遇優厚嘗枉事而臨寵繼加豆以從容銜德重深以心銘鏤竭來敝邑恭承簿領之初託在下風有意光休之被矧敝封之密邇繫帥節之統總炎序方蒸福基增厚其官傑然望實華於盛明文章天下之宗道德禁中之老十連有帥聊故國以均勞四輔爲鄰

竚嘉猷之入告更冀為國自重副人所望

賀馬諫議啓

被恩宸詔進職諫廷寵簡上心歡符士論某官清通廸哲儒雅蹈方覽盛德之光輝進由直道奮大賢之事業見於四方惟時諫諍之員上繫國家之體撰俟將明於周德望之謇諤於漢廷人物之難古今為重惟高誼之甚屬恊寵明之所歸臣有七人寧久外臺之寄召以三節竚陪近輔之鄰方具私書先承教幅云云

問候長沙燕諫議啓

越去台垣游更歲莞瑣然羈賤困南北之無歸仰止光塵徒昭田之在望比審輟班漢省分節楚都下車逾時已洽宣於治效臥閣緩帶惟日擁於天祥某官質方而清樂易以正善行足以帥世恬節可以鎮浮山甫將明內裨於衮職望之謇諤世補於郡條國優宗工士望元老南邦是式雖樂於均勞小毖有求方隆於舊德行趨召節入輔大猷某早以無庸獲出門下方賤官之有守

叩前屏以無階伏冀云云

問候唐殿中丞啓

輟從憲臺分符藩治下車周月視事協辰獲藉餘光之依實深私懇之附惟始夏之清暑仰休履之攷祥其官奮覽德輝出華王國以富文典學羽儀於朝闈以純槩大忠擢倚於御史論議聳聞於天下剛方能世其家風故事避親聊貳方州之治清衷思治行膺召節之還其推然孤生且出門下雖登龍之願未獲賤私而賀厦之

心幸依鄰庇

答西京留守啓

申畫郊圻地隆於京邑保釐宫鑰禮重於居留某官勳績著於本朝威聲儋乎殊俗賢輔繼世克有扶陽之風德化同時復居大馮之後使節戾止民謡譪然行且詠衮衣之歸於以增巖石之重方修慶牘首祝華緘荷德意之相先撫愚衷而增怍

答西京留守到任啓

奉被中檢保釐西郊涓辰之剛視政玆始伏惟慶慰某官功施宗廟澤被生民方注意於太平俄均勞於近輔上眷東洛地嚴别都守橋寢之山川謹漢宫之筦鑰非夫勲德之重曷稱居留之崇方厚顧懐行膺召拜傾頌之懇布敘難周

答外州前宰執啓

拜恩中檢移節名邦亦既下車云初開府方暑時之烝鬱惟福履之清嘉某官德被華夷功施廟社上之泰階

平而六氣正下之萬物遂而四民康比偃息以均勞繼盤桓而易地恩隆於義周公之過親親時止而安孟子之心綽綽日佇衮裳之眷來還鈞軸之尊永綏斯人益究遠業方裁誠而修問蒙過顧而貽書感仰之懷敷陳難喻

答永興安府啓二首

分閫偃藩下車開府周以上公分陝外率十連唐以宰相臨戎總護諸將具官變通而裁以義剛厚而本乎仁

賢業著於三階膏澤加於四海出處以道逸勞是均金鉞專征聊寛於西顧繡裳入署即處於東歸益峻具瞻求緩全盛方裁愚訥首枉誨函感仰之深敘陳莫盡

論本朝屏翰之勢莫重閫中推元帥統馭之才誰出公右某官厚德世矩高文國華勲勞昔著於秉均風烈今高於分閫撰辰開府闔境嚮風雖上無西顧之憂而人有東歸之詠方圖修問首沐貺音佩荷之誠布宣難究

回運使趙司業啓

緞自成均按臨東夏凡居庇賴孰不欣瞻其官風節著於南臺名實高於東觀虞庠教育樂於得才漢節觀風慨然攬轡皇華在望黎庶傾瞻欣忭之私敘陳莫盡

賀吳省副啓

奉膺恩檢榮貳計廷伏惟慶慰其官業藴端閎風徽敏裕唐學士之清選望重士林漢使者之觀風才高課等惟時司會之府實制中邦之財調度盈虛聊煩於鈎畫弼諧侍從行賴於謨明慶頌方深音封首及良荷相先

之顧第增不敏之懃

問侯宣州宋少卿啓

報政中宸解符大國秉圭入覲趨節還臺久叨鄰庇之餘深極歡誠之附某官民物先覺國家宗工忱明之才素高於吏表清重之德雅鎮於世浮三年小謝之邦雙闕子牟之志治有異等旣奏於計書入補三公行光於故事其限茲云云

開封府迎國信使啓

奉將聘節來會慶辰涉春夏之清和勤川涂之跋歷茂
惟嘉祉休有善祥聖德開誠時紀露囊之節寶鄰修睦
歳膽軺傳之華首夏在辰修途久御伏承飛蓋已次近
畿深惟徒御之勤小展饑羞之勞伏審慶禮迄成歸轅
載御居官有守出祖無從已具菲儀庶伸餞禮

上張安道啓

過聽庸虛特有論薦褒辭浮實媿汗溢顏其官文武宗
工廟朝大老謀猶本正深簡於清衷出處惟時不渝於

直道生民所望以惠綏而康保君子所恃以宗主而依歸繫時安危同上心德夫人而立於世也其重如此則士之出其門者將誰爲宜如其性資滯冥學術淺陋不爲枉尺雖緬慕於古人未可與權故難諧於世用比從謫籍復被恩書俾脫跡於荒遐獲備員於左右區區自効願竭於斗筲泛泛無裨終同於鳧鴈矧以憂患孤危之跡立於得失利害之途非由蔵垢之深安得庇身之久永惟過幸已不自勝敢謂高明而有容忠恕以行道

察其所履未至於小人之歸疑有可收遽屈以國士之遇欲使孤進辱借一言馬骨本駑顧眄以倍其價鐘聲既啞調審以發其音敢不迪忠清之方慎義理之嚮退不失志進無尸官

上蘇子容啓

某罪戾之跡沈廢已甘誤蒙國恩既還其職任又得門下以爲之依歸内自省循邑勝感幸某性學中下材資闒䟽早游書林旋備憲府不佞譾聞於大道竊思有補

於斯民無益聖辰自投謫籍官趨三楚地近五谿冒險風波幾於萬里庇身莞庫及此四年敢興去國之嗟但積素餐之愧豈期霈宥不遂棄遺某官道德深造文章大醇非今儒者尋常之爲有古君子遠大之識周旋獨立義無愧于神明出處兩忘節不渝於風雨輟承明之近直保留鑰之别都泰然忘勞恬以臥治念昔龍門之峻益嘗許登於今燕廈之成敢無自賀

上王漂啓

一睽門坂幾易嵗元奉緘縢之私曠時而禮不講懐通
德之重愈久而心益勤律中春陽氣暄澤國茂惟福履
之相休有天祺之繁其官明敏中和淵忱莊厚善政師
乎當世高行鎮夫末流頻水再來有次公之寬惠南邦
是式如申伯之蕃宣久矣佚勞之均隱然中外之望某
忝恩中檢貳計外臺望大國之匪賒冀餘光之可託良
深幸會尚遠參依

書

謝舉薦書

伏蒙知聽之誤辱賜慰薦自視愚陋感媿曷已某聞古聖人如堯者以知人爲難當二帝時其民淳以直機僞不作其内外厭然如一以堯之聖哲而其民且若是宜若易知也然其猶曰難者豈堯不以知人自任歟世降三代士尚名譽乃始矯性徇物申僞情立奇節以求聞於天下浸淫習俗靡然以至今今天下教化益不行士生不知禮義榮辱之大分日益惕迫於外物而失其性

命之守作於外者或不可求之於其中見於頃者或不可覆之於其久出彼入此以奇合正欲左而右求白問黑傴僂而希合似和拒閉而為我似介默然而無能似德皎然而屬物似才風俗世變君子日少世之職在進退士者頗不敢以風鑒自任時時援堯以籍其口而國家之意亦不以聖人所難者求人於必能故官人保任之法無大賞罰惟受賕者同坐舍是一切不䘏嗚呼人遂不可知歟夫大人君子能養諸己故有以待於外明

吾之性以觀人充吾之誠以知類物來而應情至而格以一迎萬以虛觀動如鑑燭物如機釋括守之以至信繼之以無吝真僞千百雜然前陳將自我而變化烏有難知者耶孔子曰聽其言而信其行孟子亦曰吾善於知言某不肖貧無以生黽強而仕其性頑懦不可鐫刻頗自知已審矣而無所望於當世明公下車遽收齒於門下之録豈疑其有可取而取之歟是特矜其孤立察其所爲不至爲小人之行遂欲挈而使之有以自振

歟推聖人不求備之心故不深責以吏效知易象失前禽之吝故不顯比於所應若茲無譽之地或當雅意之取敢不守忠信之大節安性命之大分進無媿於祿窮不失乎義其之所欲無辱於門下以爲報者在此

記

楊氏樂養軒記

巴陵楊君總公元尉江陵之石首治東軒於其廨中以奉二親而名之曰樂養楊君修身力學爲名進士起而

中秆選其禄雖約益無欲然於義者斯固足以為親之喜由邑以望其鄉閭才百里而逺伯仲六人皆服儒其已仕者又皆在夫左州右邑之近安否之問日交至於庭闈而君方以勤恣外服於公家以恬正事其上以和信得其朋友無一可為親憂者入於閨門怡聲妥節先意以候親之所嚮而恭順之至婦子侍御化君誠孝相與以給其力故凡以佚氣體而遂心志者非有三牲八珍撞鐘列咢之富與夫金玉文繡之麗而後然也隱冠

靚服慈顏壽髮軒堂之上對几而居僶杖而游其邑辭笑貌油然而順適祺然而夷豫以安饗乎子職之奉嗚呼養之道不在乎物惟盡誠以得其親斯天下之深樂雖富貴遂其欲有不能以致之而君乎所自得也人知楊氏之慶而不知君之樂於心知君之樂矣或不知君之所以致其樂君於是以屬府從事劉其曰願有述乃推其心之所以然而序之既又歌之以詩曰孟軻有至樂父母兄弟聞曾參稱能養豈謂口體然二者在君家

寓意名東軒啜菽盡於道綵服承慈顔潑潑水中魚采采江上蘭誠至物則睓君子得親歡

南嶽御書閣記

南嶽釋文政於其所居勝業寺建大閣置太宗皇帝御書其上來請文爲之記竊嘗讀國史恭惟太宗皇帝以神武聖謀嗣太祖開基撥亂之後蕩洗四方殘餘之孽曾不數年天地清明兵革偃而法度修嘉與天下同休息乎無事文武二者思有以張弛之於是嚮用儒學尊

尚經術觀書稽古多所述作於其閒暇則又玩意於翰墨之間凡所謂退朝之樂皆不以易此至真宗始聚其書詔儒臣章別次第著定爲一百二十卷刻之金石副在有司又以分藏於天下之名山凡道官佛寺往往得被其賜每歲推恩度其守藏之學者一人至於今且八十年矣嘗得即其書而觀之蓋其所自論著爲世謨訓者固皆原於道德之意而其餘書帖亦多雜取六經諸子之要言正論至或選摘衆流異傳佛老之說說雖不

同要旨有益於修身治心為天下國家者以是私嘗推求聖人之意於道德教化其心益未嘗須臾離也故雖當閒宴猶從容發見於揮毫之際然則又知其所以勤勤於文墨者豈獨以為娛樂而已哉自書之頒布其藏之者或以旁廡庫室禮事不謹徒知蒙被其澤而不知尊安振顯之甚非所以報盛德之賜揚萬世之休間有知此者矣或未知聖人之為是書其心之所存蓋如此於是既嘉文政能有所建立以致臣子之奉又嘗與之

論是書之所以然故書其本末俾刻石於閣下熙寜七年二月太子中允監衡州鹽倉臣劉某記

臨湘縣閱武亭記

祕書丞衛君塾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曰使天下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已而偷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瑣焉足為是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寖著天下頹政何可勝數吾則不敢吾之邑右帶長江東南地大倚山民剽猾

輕爲盜既懲古人不能使民不爲盜又不能禁其已然尚曰爲政耶縣所賴以索盜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八十人前時聽其便私散居廛閭呼調不一難以應猝及去而擾平民今吾能不取官與民作區屋以萃之凡若干統以大亭牓曰閱武以時臨視其藝衆既團隷有地稍稍就律其材漸若可用而無里巷譁競犯法之患此縣令小事非以爲功然願有記告來者使勿廢而已嗚呼余知君不好小事名也雖然罔忽諸小然後可以

任夫大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如此循而望古有路矣即以其所以謂余者書之亭上

壽州學記

今上臨御四年詔有司始以經義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既十年閲學者之未大成法雖立而教養之意未盡宣乃慨然更新之自大學始其法損益可論定者著之書曰敇曰令曰式選建官推之其弗可者使輙言上天下之士於是益曉識上指至者輻湊視舊所增

益以千數方是時膠西韓君晉卿守壽州一年矣君材强敏至州閲月視州之學歎其庫隘無以承明詔迺得轉運判官廢廨請於朝遷焉日與通判州事新昌石君麟之躬自臨治經地度材新故相參公無調費人不知力凡為屋百一十楹孔子廟居其中師堂生舍列其旁賓有次射有圃樓廡庖湢囷不具邦人既享學之成皆大說喜君曰未也爲具道天子所以養士意勸掖率厲使及時進於學又請建官爲之師遂以其事屬余記之

益吏不得良法而行法立而淺聞弗能究宣皆甚所悼也以上所建立且十年而太學猶以故未就緒郡國尤闊不聞間私嘗疑其說今太學更令幸親睹其始而壽州之請亦適至故樂道其實記二君首能不失職以告凡吏之忽此者嘗聞之天下之事有甚盛極利特以施設鑿其本而效不著者可以條數而其一學校是也學之論曰置生欲多賦廩欲豐課業欲勤糾禁欲嚴如是以爲盛此言可爾尚所謂見其末而忘其本也恭惟上

之教士始於一好惡明是非嚮經術俾士知所趨而後中法令以輔焉其法之詳又使論者無不厭此所謂末與本稱本末具而猶曰效不著則尚誰任其咎是惟吏不奉宣故也抑聞之道可言而不盡可言也故六經而下傳載不可盡則古人固以待後世之自得也今士以經進裒然待舉聞其言矣卓然有得乎古人之所待者豈嘗有人乎而末之見也夫本所求者士士志於道而不加力乎所自得則雖侈廟學嚴法令坐聖賢而師之

猶爲觀美而已豈上所望者耶然則咎非特在吏而學者其可以不思是故幷以告焉元豐三年十月記

家廟記

元祐六年議者謂河間劉公殁於衡州稾葬僧寺因以其地所在其後汝上之葬招魂而已此議旣興聞者無以明其不然或以問其孤某某曰此事未嘗有也然此言必有所起以今觀之實狀可按驗者四事理可察見者三而議論所從起者一昔公以秘書丞治道之江華

子男其未冠而公夫人之季弟進士陳孝若實同行踰年公鞫獄於衡得疾不起訃聞孝若走衡與郡所委官吏殯於花藥山僧舍事畢孝若返江華挈其孤而夫人陳氏前亡權厝在縣至是議以其喪北歸經由取道復俱至衡會公伯兄鄉貢學究允恭率其子鄉貢進士廷年自鄉里亦奔訃而至衆與其孤定議火化為兩函致其喪使孝若延年扶護陸走而允恭買舟載其孤以歸允恭父子與孝若今雖死其妻若子若孫若族屬皆在

悉見其事實狀可按驗者一也允恭與其孤既至汝上而外氏祕書監陳公希古尚無恙遂留諸孤鞠養於家而延年獨護喪陸抵永靜安厝於僧寺經藏院其主僧曰某僧判官曰永善小師曰文昌及其徒甚衆某歲時自鄉而往展省祭祀凡永靜之親屬故舊無不見之者自康定戊寅至熙寧庚戌凡三十餘年歲月久遠不容僞爲實狀可按驗者二也熙寧庚戌既卜葬於鄆某躬至永靜迎公與夫人之喪抵鄆權厝於僧寺四禪院僧

崇賢及其徒亦甚衆今多存者實狀可按驗者三也熙寧辛亥八月某舉葬公與夫人之喪於鄆之須城縣大谷山之原親族故舊鄉人送葬者先後凡數百人改造棺槨增易衣衾與凡送之事人人為助初無招魂之事借令人有不幸旅櫬亡失則招魂變禮亦古今所有不必遷就以諱其事自須明設招魂之儀顧豈能隱於鄉閭親族故舊之間若一有此意人誰不知者凡今汶上之人皆可詰問實狀可驗者四也實狀如此然聞之者

難使人人往按其事則又有事理灼然可以一言而虛實立見者初公之已在寶元二年八月上旬若聞訃而至復走江華猶在是月其及鄉里親屬皆會於衡在是年冬孝若以數日之間權蔽僧舍以待復來其勢安肯遽然卜地殯葬遂為久遠之計其與親屬既至三數月間又安得遽已失其地之所在況郡委官吏實預其事事理可察見者一也熙寧辛亥七月其由御史謫官衡州八月賜告於朝許葬訖之官明年二月到貶所誠如

議者之言謂心知留殯於彼而未獲則得官於衡正訪求之時也豈有身將往而不少俟先爲招魂虛僞之計既葬而又往返訪求參之人情殊無此理事理可察見者二也某與伯父從兄舅氏之在衡也夫人之喪先自江華焚化扶護而至豈有夫人之喪則扶護以行而公獨留殯於經由覊旅之地謂貧不能舉喪而歸則卜地殯葬與舉喪而化之其費孰多謂皆留殯則江華何獨無夫人之殯且陸走兩喪何自而得之事理可察見者

三也雖然議論如此必有所因而起某之官於衡凡州郡召宴於花藥寺常以舊經蔽屠辭不敢往或曰位次非一惟所蔽之舍則宜避一槩避之非也故嘗究尋蔽舍之所在衆曰蔽寓之日不多而歲月經歷已遠莫能記矣訪求之議其殆起於此乎知之審者謂所以訪求之意如此知之略者與展轉相傳而知者遂皆以為訪求殯葬之地而不獲也然某在衡三年有餘以及元祐幾二十年初不聞有此言逮蒙恩任使責望既重始有

藉此言而至者元祐五年有僧其至京師自云花藥僧也山前近得一墳林木甚盛指以爲劉公所葬願得奏賜紫衣始聞之駭然徐令詢問攷其證驗本末皆無所有知其爲誤妄明白矣欲延見之則其言無實欲言於有司治之則干求希望之情類此者非一因使人諭以本末謝遣之愧怍而去其後不復見之然人遂多傳其事者或信或不信大抵皆自寺僧發之此議論所從起者一也其不孝所以顯揚其親者不著而使此言在人

其之罪大矣不可以有加矣雖然言在人而欲人人曉之力不能也存其實以待察則可得而勉焉故私載其事蹟本末與公及夫人之誌銘並蔵於廟元祐六年十二月嗣子覲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鄆州充京東西路安撫使某謹記

鄆州賜書閣記

元祐七年正月乙未臣某言臣所治鄆州有學學有師生廪食而經籍弗具非所以訓道德厲人材願下有司

頒焉詔可州迺選於學遣二生聽命粤十月甲申得書二千七百卷至自京師州人學子頓首幸甚請紀其事某昔者結髮就師從先生長老姜潛劉述龔鼎臣輩治經藝習文辭上下凡十餘年實在是學於時少長嚮勸程課甚密而書籍殊尚鈌然至嘗外假穀梁春秋傳范蔚宗漢書手寫讀之其後出入仕宦又餘三十年假守復來覽觀廟學雖舍宇有更徙而風致宛然如故學生三倍於昔振振焉洋洋焉甚可觀也顧太守老矣無益

學者又不能勸駕隱約之士顯之朝廷徒幸遭遇天子崇儒右文加惠學校又以其常待罪左右素憐其愚所請或不忍輒報聞罷以是故能爲諸生獲此賜書事雖適然而上之所假寵有在乎是且學興於景祐戊寅實在慶歴立學詔令前歴年最久盛冠東方而未有是賜如有待者是誠不可以不紀迺即學之中構爲層樓樓書其上而經傳百家篇帙之名數與典領禁戒之法皆揭之使以時攷之若夫身與諸生從事講誦識其大者

毋爲書蓋則有學官在而探討勤怠有得無得則又在諸生自爲之某也尚欲何言歟夫閣之工費細故皆置弗論獨敘其本末以告凡在學之士與後之人使勤守焉八年正月癸巳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鄆州事劉莘老記

忠肅集卷九